《嬉笑集》 —— 砂糖校正電子版備註

我哋發現網絡流傳嘅版本錯漏百出，所以重新將網絡搵到嘅版本同原版（甲子版、校正本）校對，整合成呢個電子版本。

另外附上原版 pdf
https://wordshk.github.io/yue_references/%E5%BB%96%E9%B3%B3%E8%88%92%EF%BC%8E%E5%AC%89%E7%AC%91%E9%9B%86/%E5%BB%96%E9%B3%B3%E8%88%92_%E5%AC%89%E7%AC%91%E9%9B%86_%E5%85%A9%E7%89%88%E6%9C%AC.pdf

，以供各位看官參考。呢個電子版本同原版
有啲分別：電腦打唔出嘅字，會用兩個（或更多）漢字拼埋一齊去代表。某啲明顯嘅異體字會用返現今電腦常用寫法，某啲廣東話字會用返通用版本，例如「渠」會寫做「佢」。鍾意考究古字嘅朋友，最好都係睇返原版為準。如果發現錯漏，或者有其他意見，可以搵返《粵典》嘅編輯反映。

另按：甲子版辛酉東居二十首及以後嘅詩暫未輯錄。

嬉笑集　廖恩燾著

嬉笑集　校正本　重印嬉笑集自序

蓋自過河卒仔，提倡白話教科；串戲師爺，結束黃疤射利。廣東音特別，外江佬畫耳埋牆，外江音更差。廣東佬開喉撞板，共你講多徙氣，成班鬧咁揼泥。唯有招銘山半面琵琶抱嚟，靚密解心唱到夠。呂拔湖八股文章講起，秀才笑口合唔埋。眼軌轉風，毛管出火，隻隻山歌對答，既客家村，枝枝河調流傳。又水鬼(氵 氹)監人賴厚，索油薑鬼咁滋油，夠佢褸幽，鍊體操魄不附體。點似不時拈本讀，咪怕蛇春咁長，立刻消啖痰，明知狗屁係辣。拜佛先睇佛面，賣花總讚花香。

作者珠海餘生，住近柳波涌畔路，見過洋塘皇帝。微臣足領尿褒。充埋大良斗官，老友慣打牙較。排啱廣嗓，諦成律詩，一片婆心。唔算踱西遊怪記；幾番公認，就算補北夢瑣言。冇摩囉拍柵肉酸，比阿混洗鑊乾淨。能聞能舞，非屎桶中關帝把刀。或掘或尖，任腦袋裡董狐支筆。是為序。

己丑孟夏珠海夢餘生撰於香港寓園影樹下之捕風捉影亭

漢書人物分詠

秦始皇
荊軻嚇失佢三魂，好在良官冇搬親。

野仔執番條爛命，龜公害盡幾多人。
監生點解嚟陪葬，臨死唔知仲拜神。
萬里咁長城一座，後來番鬼當新聞。

六國吞埋攞吓鬚，安心就咁著龍袍。
收齊爛鐵燒銅像，堆起新書透火爐。
過海點嚟求味藥，當天仲去貼張符。
既然慌到江山冧，生仔唔該叫阿胡。

漢高祖
老蕭話佢大抛禾，一味麒麟訝(犭乍)多。
傳令入城安百姓，充軍(走留)路做乖哥。
終須馬邑嚟攻打，點使鴻溝去講和。
至弊箇回行錯路，幾乎蕩失兩公婆。

荷包冇貨仲招呼，外父公真眼色高。
皇帝著條龍打種，功臣當隻狗捌毛。
亂嚟射尿淋人帽，詐去屙(尸加)避把刀。
唔係打蛇隨棍上，江山點得到佢撈。

幾句歪詩大砲車，唔通咁就嚇人咩。
老婆惡馬封親戚，野仔真狼食伯爺。
用到軍師屙削屎，做成皇帝笑依牙。
霸王已自烏江喪，邊個同佢揳手瓜。

陳涉
有隻狐狸會出聲，突然叫起佢尊名。
招兵直筆鬆監犯，放火開牌嚇老更。
點估天書仍係假，誰知鬼卦認真靈。
咁都皇帝爭唔到，重做包爺亂乜坑。

楚項羽
聲大條腰又咁粗[1]，殺人放火亂糟糟。
惡爺點忿嚟丟架，病佬唔喘就[2](口釘)煲。
兩條公婆流出尿，八千人馬剩揸毛。
吟詩睇白吟唔甩，跑到烏江就一刀。
（註 1：甲子本作「(鹿鹿鹿)」）
（註 2：甲子本作「想」）

蕭何
一入咸陽屎眼鬆，攞埋數簿去充公。
出身咪笑衙門仔，發腳嚟追褲(衣囊)蟲。
幾隻武牛唔忿氣，成班獵狗咁爭功，
若然皇帝唔開口，打到登時亂晒籠。

曹參
呢位房科咪睇輕，週時督隊去攻城。
跟埋狗尾人真笨，攞順貓毛佢咁精。

打仔點關皇帝事，排班唔共相爺爭。
明知替手將輪到，大早行頭就執生。

張良
闊官散盡咁多資，只恨龜公死得遲。
執起草鞋交伯父，落埋蚊帳做軍師。
慣孖皇帝撐擡腳，怕見行家鏟地皮。
仲估練仙*唔食飯，原來借意就(走留)之。
（註：甲子本作「丹」）

韓信
單單婆乸眼睛開，棍咁光時冇睇衰。
點忿低頭鑽褲(衣囊)，分明打手上雷台。
相爺趁勢吹多句，老將登時震起嚟。
咪估書錐唔識相，果然黑狗就當災。

陳平
劈落書包就帶兵，阿哥綠帽戴唔成[1]。
生嚟剝殼雞春靚，重比癡金狗屎腥。
豬肉分勻唔過秤[2]，龜頭縮住咁零檠。
若然唔得周丞相，撞板當堂[3]撞到清。
（註 1：甲子本作「週身牙力會(扌迷)丁」）
（註 2：甲子本作「戥」）
（註 3：甲子本作「幾乎」）

范增
老貓燒剩幾條鬚，悔恨當年眼冇珠。
濕水馬騮唔過玩，爛泥菩薩點能扶。
明知屎計專兜篤，重想孤番再殺鋪。
一自鴻門佢錯過，神仙有篋也難箍。

朱虛侯劉章
唱到耕田個隻歌，幾乎嚇壞老虔婆。
後生叻馬真唔錯，先帝從龍削嘅多。
輸剩著棋幫手殺，認清堆草直頭鋤。
旗桿若冇人擔起，點敢憑空指鼻哥。

朱虛侯劉章（甲子版本）
唱到耕田咁嘅歌，幾乎嚇壞老虔婆。
軍師到底紅鬚抗，兵卒誰知赤(肉勒)多。
險過剃頭皇帝仔，快嚟幫手後生哥。
既然雜種都該死，索性鋤頭起勢鋤。

周勃
把嘴輸人幾咁僵，誰知老實好商量。
碰啱皇帝嚟查賬，逼住將軍要落箱。
馬桶(省 刂)清孖口呂，龍舟唱罷大喉章。
縱然蕭位平哥想，執定行頭佢上場。

周勃（甲子版本）

口馬輸人使乜慌，總知老實好商量。
碰啱皇帝嚟查賬，逼住將軍要落箱。
靚仔著佢抽痛腳，惡婆因咁扭攣腸。
果然醒水劏蛇佬，臨死才拉佢上場。

李廣

掛帥當年運咁紅，而家𠍭溲白鬚公。
失魂煙杠高聲喝，倒運軍師詐締聾。
醉到真貓衰碰特，射來假虎硬開弓。
江山打啱畀人坐，算命唔該話佢窮。

李廣（甲子本）

怕乜將軍你會飛，封侯唔得命真奇。
勢兇重敢孖人打，運滯番嚟冇藥醫。
撞著醉貓吞啖氣，見親老虎剝層皮。
至衰箇帳唔跟眼，白白徙埋箭一枝。

秦二世

亞官真正火麒麟，呢件龍袍點稱身。
咪估懵丁唔識鹿，誰知太監係𠜱鶉。
軍師箇陣明知死，龜蛋周時咁失魂。
大話仲還兼好彩，江山趁早送埋人。

秦二世（甲子本）
夠之大癮火麒麟，呢件龍袍仲幾新。
未必乖哥唔識鹿，果然太監係刨鵪。
一堂鼻涕真衰仔，二世銜頭咁嚇人。
點估江山全送晒，亡秦應在阿胡身。

李斯
兩仔爸都喊一聲，呢回鬼叫你唔精。
烏蠅已自褸埋腳，黃狗焉能帶出城。
整定命窮該食粥，可憐屎急正開坑。
先該咁辣成條令，係話(走留)人就(走易)生。

項莊
酒席開齊眼火紅，舞刀想送阿劉終。
急(尸加)過後知高帝，通水(走留)先怨老宗。
馬屁個班嚟救駕，牛精呢位點成功。
卒之自刎烏江死，樹倒猢猻捉入籠。

再論秦王子嬰與趙高一首
壞極唔曾咁冇渣，原來壞在個爸爸。
築城仲估嚟消煞，生仔唔知會敗家。
隻鹿俾人安做馬，條龍到佢變番蛇。
宮中有種都扣雜，甩苧番瓜染狗(尸加)。

樊噲
病到昏君咁氹堆，呢回使乜震如雷。
刨春大髀嚟橫枕，碌眼髯鬚打直吹。
馬腳咪仍抽靚仔，豬頭點重記乾杯。
唔因捺住條裙帶，老命幾乎變左灰。

樊噲（甲子本）
轆眼吹鬚咁嚇人，牛精又會上條陳。
豬頭起勢(口遂)多塊，狗肉先時戥幾斤。
皇帝(口釘)煲真混沌，老婆封爵咪沙塵。
呢條老命幾乎凍，好在闔邊扔點親。

彭越
行水都收好幾年，地踎[1]做到出升天。
咪慌獺仔爭皇帝。只怨龜公使爛錢。
箇件人情唔在講，呢條狗命點嚟填。
肉隨砧板擂成醬，仲有裴𨶹比你先。
（註 1：原文作「(茂足)」字）

黥布
充軍充去做姑爺，小姐唔嫌面有(疒拿)。
往日腳鐐都帶鎖，呢回屎桶要擔枷。

大王作反真該死，亞奶勾人總無差。
唔係姦夫嚟告狀，龍袍一定有揸拿。

田横
亞横真正係英雄，話過唔撈重勢兇。
趨到四圍都近海，任從兩箇去捐窿。
吹盤貓麵監人食，成件龍袍任佢充。
一味唔兜情願死，咁嚟泡製箇龜公。

叔孫通
行家都係一棵[1]蔥，書櫃搬齊起字茸。
俾佢教精鈎鼻佬，監人學做叩頭蟲。
醉貓箇陣都行禮，顛狗呢回冇亂籠。
兩位秀衣扒逆水，亞通就要鬧唔通。
（註 1：原文作「(艹頗)」)

酈食其
伯爺公會扯皮條，吹起牛屁響過蕭。
一駕馬車嚟代步，四圍賊竇[1]去招搖。
帽來射屎都唔怕，鑊到加油重點(走留)。
因為激惱田老廣，話佢貓尾掤成條。
（註 1：原文作上「穴」下「豆」)

蒯通

髫鬟兩撇眼光光，讀過麻衣及柳莊。
鹿重未曾知脫角，鱔都只可就封王。
先生既係摸埋背，公仔唔通畫出腸。
若話見親人亂吠，不難亦當狗嚟劏。

賈誼
瞳人賴尿乜來由，唔講治安冇咁惱。
皇帝生滋貓入眼，先生亂吠狗開喉。
扑齋雖係長沙貶，奉旨都還便殿睺。
若果至尊仍避席，呢鋪牌要再拈籌。

賈誼（甲子本）
眼淚成胞白咁嚨，呢條爛命水流柴。
學生騎著胭脂馬，師傅裝成墮落雞。
講起幾千年世界，監埋廿一件東西。
咕喘皇帝唔聽古，罰去長沙做扑齋。

嚴光
釣魚釣得咁沙塵，褸塊[1]羊皮重幾斤。
皇帝孖鋪真闊佬，先生反瞓係星君。
偶然(扌 富)被扨開口[2]，有箇開窗屹起身。
慌到鼻哥窿冇肉，原來佢會睇天文。
（註 1：甲子本作「著件」）
（註 2：甲子本作「高肶」）

汲黯
洗馬官真夠頂尖，後來拜相幾尊嚴。
辣成狗屁人都怕，攦順貓毛佢咁謙。
皇帝偶然唔帶帽，朝臣正在等開簾。
得佢醒水先傳旨，又發倉嚟賑遍添。

汲黯（甲子本）
熱頭靚靚瞓花廳，皇帝週時嚇一驚。
急屎戴番釘縋帽，好心見吓挽油瓶。
官都既要呃人做，田就唔慌到你耕。
會搵堆柴嚟譬喻，皆因讀過兩篇贏。

衛青
將軍點忿挽油瓶，老母瓜埋去帶兵。
打到匈奴慌出屎，拉齊部卒講交情。
既然生仔都封爵，使乜逢人仲叫兄。
監躉果然精相法，當時咪鬧佢唔靈。

衛青（甲子本）
勇爺都做到功臣，抗佬唔拘點出身。
亞姐生成真靚溜，將軍老重咁精神。
七征使乜慌番鬼，一揖仍然當上賓。
全靠箇鋪謙厚處，無嚟敦款睇輕人。

蘇武
麒麟犽(犭乍)後生哥，磨利張刀去講和。
狗屁檄文攻鼻辣，龍頭拐杖甩毛多。
既然飲奶都能飽，使乜吞冰得咁傻。
精仔阿陵唔識趣，偏偏提起個番婆。

蘇武（甲子本）
當時重係後生哥，磨利威揸去講和。
狗屁檄文攻鼻辣，龍頭拐杖甩毛多。
既然飲奶都能飽，使乜吞冰得咁(亻耍)。
精仔阿陵唔識趣，偏偏提起箇番婆。

霍光
托孤一啖就應承，扮起周公鬼咁生。
鳩屎的獃登大寶，鵪毛咁亂搞唔清。
點知拈幅圖嚟睇，唔使開聲講亦明。
綷帶呢條交過佢，咪扒雞仔學麻鷹。

司馬相如
十月天時芥菜心，突然挑起為彈琴。
姑爺賣賦錢難揾，小姐當爐酒要斟。
窮到牛頭賒褲著，碰啱獅鼻打鑼尋。
茂陵仲想裝埋艇，頭白吟成冇晒音。

司馬相如（甲子本）
彈琴硬把老婆撩，呢隻雞蟲抵熰蕉。
滿肚密圈嚟賣賦，週身大話去題橋。
吹啱外父鬚成執，窮到先生褲冇條。
好笑白頭吟一首，書包重向醋埕丟。

馬援
老家伙仲咁精神，撚住鞍還會鞠躬。
皇帝出聲真喝彩，宮娥偷笑假裝聾。
至冤話佢車幫貨，點忿聽人叫白翁。
痞響殿前嚟數米，可憐隻馬似禾蟲。

馬援（甲子本）
明知鬚白有人欺，皇帝跟前捋手瓜。
龍殿撒開成地米，賊巢砌起幾堆沙。
施(口派)咁就嚟騎馬，喝采幾乎要炒蝦。
咪估伯爺唔駛得，當堂試過無癡牙。

東方朔
跌落天星過水磨，此公把口滑稽多。
偷桃嚟食瞞王母，帶肉返歸贈老婆。
鹹豆食埋腰定刺，矮瓜飽過肚還屙。
救生好幾條人命，借艇周時咁割禾。

東方朔（甲子本）
天上蟠桃歎到清，因何豬肉剩返叮。
可喫重要貪平貨，倒米居然笑壽星。
皇帝面前疴狗屁，老婆背後做人情。
一年一隻新裝艇，唔係生雞亦係精。

朱買臣
咁窮點𠯻老婆捱，前世唔修嫁賣柴。
仲話讀書嚟起地，唔難乞米要躪街。
誰知做到官番去，佢就跟啱佬住埋。
箇陣冤家真路窄，可憐吊死隻平雞。

揚雄
閣上高高跳落嚟，幾乎揸死隻田雞。
執番條命中何用，做起堆書問點擠。
一味解嘲唔算抗，箇回作頌太恭維。
激惱呢位朱夫子，直筆將佢係咁批。

灌夫
醉貓飲醉變生蝦，口水當堂噴出花。
對住上賓嚟炒賣，碰啱好酒冇嘿渣。
若然馬屎憑官勢，定要牛精搭佢吧。
皇帝舅爺都會點，唔通仲敢再依牙。

董仲舒
夢見條龍咪當蛇，胃前鑽入打交加。
奏章屢上拋生藕，聖旨常頒讚要瓜。
唔叻天人三度策，唔睺鬼火幾枝花。
落埋蚊帳燈仍點，讀起書來有嘞牙。

金陵雜詠

雞鳴寺
想必雞同佛有緣，山門題上佢名先。
六朝敗剩三坑瓦，一陣啼光五鼓天。
皇帝捨身真(忄省)橙，宮娥吊頸咁癡纏。
提防有個花和尚，仲搵胭脂井去捐。

莫愁湖
莫愁就係蛋家妹，燕子雙飛替做媒。
上岸唔再湖水食，灣船使乜竹篙難。
滴油索晒燈還點，啖氣留番笛要吹。
靠貼勝棋樓側便，有人叫艇快開嚟。

莫愁湖泛舟

趁潮來探莫愁家，潮氣千年冇的差。
暈到船頭拋大浪，靚成艇尾擺鮮花。
皇軍踏過山唔草，番鬼遊親雀就瓜。
至慘兩條生臂藕，抱完佬仲抱琵琶。

玄武湖

鑿成湖後幾離啦，監硬開弓射浪花。
土匪扮來充死蛤，海軍激到跳生蝦。
櫻桃點夠兵丁摘，葵扇留番醜女揸。
毛蟹腳魚平夾靚，果然益晒食專家

勝棋樓

英雄做事分之奇，殺晒江山半著棋。
燕子入簾睜一下，鶯哥見水恨雙飛。
座樓詩屁都疴滿，呢帳煙精點算哩。
好在中山還有箇，後來推冚西龍旗。

掃葉樓

石級無難躓直辯，青苔躝上佛樓前。
高山剩得三唔四，好畫留香半老千。
落葉歸根仍掃地，種花成畝咪耕田。
達摩肚比籮仲大，狗肉裝埋幾百年。

雨花台

狗屎扣埋幾執灰，冚成呢座咁高台。
石頭聽講溫咁叺，佛眼闕情定會開。
仲估吟詩疴狗屁，原來索嘢臭狐(疒徐)。
行前幾步心才息，路過溪前有鬼追。

台城
柳在台城雪甩毛，白旗升上半天高。
孤皇餓死真唔抵，百姓超生亦冇撈。
亡了幾回心打突，冤哉呢遍首稱都。
既貪獅子山形好，撞爛飛機就咪嘈。

夫子廟
何曾俎豆有馨香，告朔慳番隻餼羊。
點止三家陳女樂，居然八佾舞洋裝。
武城認正弦歌地，文廟開埋賭博場。
唔到聖人唔掩鼻，大成殿內尿成缸。

牛首山
牛頭一笑破山顏，和尚從今咪掛單。
揩晒香油抽曬水，做埋師祝擺埋攤。
租牌引客叉麻雀，叫轎敲人睇白鷳。
官太若嚟遊佛殿，烏蠅馬腳又褸番。

天文台

報風報雨報埋煙，日本人稱大話團。
寒暑表真多事件，測量器便係神仙。
擋雷機著雷嚟劈，得月樓啱月未圓。
隔海宋王台咁遠，搬嚟呢處想摩天。

秦淮河
遊河點去搵燒船，白水慳埋化浸煙。
鴉片自從公賣後，嗎啡仍打客前眠。
大堆垃圾嚟堆氹，小販生涯要靠天。
酒館尾樓彎屎艇，剛啱風正一帆懸。

明孝陵
入門撞正馬騮頭，仲冇劉邦鼻咁鈎。
點估開基爭位坐，都同上市搵機投。
功臣照樣嚟劏狗，壞種親生亦鬥牛。
咪讚猴王鋪相好，隔籬呷醋有人惱。

烏衣巷
夕陽斜就近黃昏，巷口搬家第幾匀。
燕子尋巢尋錯路，羊咩食草食埋根。
有毛再做雕陵鶴，冇血唔慌出竇蚊。
王謝堂前蠅咁靜，又聞狗吠倒(尸加)人。

史事隨筆

赤壁懷古

東風猛到火星多，都重吟詩講唱歌。
狗利臘嚟真上當，貓鬚剃晒點收科。
水龍若係幫奸仔，銅雀無難鎖老婆。
有位蘇(先生)真識歎，湊埋和尚去游河。

金陵懷古

可憐箇座雨花臺，礉屎(氵 扣)埋幾執灰。
咁好六朝金粉地，變成一笪瓦渣堆。
秦淮河冇燈船睇，洪武門嗤尿桶來。
咪估莫愁真正靚，原嚟就係蛋家妹。

姑蘇台懷古

溪邊有個洗衫妹，累到吳王起座台。
鬼火扮成天咁靚，妖星整定國當衰。
救生執屎攻條命，激死吹簫佬隻魁。
白鴿放完真會歎，跟埋老范五湖來。

漢文帝幸細柳君

幾隻貔貅守大營，龍鬚(口坎)執剃(尸勾)清，
既然皇帝都丟架，點怪差官要碰釘。
若講斯文真狗屁，重行乜禮咁牛精。

終歸餓死唔知你，枉你將軍會帶兵。

孫武子吳宮教美人戰
呢鋪世界老孫*撈，教會宮娥使把刀。
大刀斬嚟唔見血，細聲笑吓就吹鬚。
劏豬咁易將佢殺，上馬無難要你扶。
若便當時真有炮，擔(尸加)仲要揾人夫。
（註：甲子本作「亞跛」）

郭子儀單騎入單於營
吐蕃回紇也西戎，邊個唔驚郭令公。
廿四中書都考過，千三年史冇人同。
諸羌壞蛋傳染死，單騎真狼向敵衝。
睇見天門開晒後，壯成膽氣似蒸籠。

蘇東坡遊赤壁
五柳長鬚靚伯爺，叫船邊處去遊啫。
想嚟赤壁詩(尸加)佛，怕乜青廉酒債賒。
甕愛惠州梅菜味，盆憎安石毒苗牙。
光頭個位葷唔食，交帶船夫咪炒蝦。

天寶遺事書感　二首
絊帶嚟絊大肚胡，亞環點會咁污糟。
肉都剝出雞頭嫩，紋有開殘蟹爪粗。

狗仔抱啱棋局踎，龜公上到殿攔扶。
偷偷誓願人唔見，老白憑空亂爆煲。

既然稱做太真仙，徙到都唔值個錢。
綠帽昏君偏怕事，紅牌元帥咁專權。
千年戾氣埋冤鴿，一縷香魂化杜鵑。
乇罷馬嵬坡下水，我嚟扒隻逆流船。

王昭君琵琶出塞
咁靚宮娥嫁老番，琵琶抱住出榆關。
收埋隻髻慌人睇，較過條弦對鬼彈。
件事瓦靴揸到爛，點監石柄轉成彎。
後來仔做匈奴王，廟也唔該喺賀蘭。

昭君彈琵琶出塞（甲子本）
抱住琵琶就出關，擘開雙眼萬重山。
果然寫相真該殺，點使之因正話彈。
轉過番裝都咁靚，較啱條線亦唔難。
姑娘騎馬行沙漠，咪當盲妹半路攔。

漢文帝勞軍細柳營
望埋堆柳係周營，掃晒其他撚笑星。
皇帝駕臨唔卸甲，將軍令下似(扌 迷)丁。
既然飯煲同撈熟，點有兵衣敢踢生。

老豆安劉真抗斗，誰知個仔仲靈擎。

魏武贖文姬歸漢

奸仔唔因靚嘢睺，因何咁闊挖荷包。
贖番老蔡千金女，跳出匈奴百鳥巢。
按住鬼腔將拍製，掃埋蟲屎把書抄。
獨憐替隻公咜命，雞乸啼親就發茅。

田單火牛救趙

齊兵郁吓把燕吞，好在單哥叻過人。
鬆出隊牛嚟救火，教啱堆虎去行軍。
壯丁燒到成煙鬼，元帥瓜埋變灶君。
幾箇踢生條狗命，投降重咁趕頻侖。

畢吏部盜飲比舍郎酒

一支公點使人陪，擘蟹周時歎兩杯。
索吓鼻嚟知酒熟，偷將手去把埕開。
飲成龍過江唔止，醉到貓躝地咁衰。
唔係睇真啱識佢，老更綁起當豬抬。

書唐代叢書虬髯傳後

髫鬚勒特眼光光，睇白港山係晒唐。
半步圍棋全局讓，呢條硬漢無天裝。
因緣碰面先(走留)路，病懵躝尸點勒纏。

要洗定杯將酒奠，旗開八卦佢稱王。

餘意再詠畢吏部一首

箇官偷酒咁饑荒，何不當時解吓囊。
但咁斯文嚟做賊，究唔係劣去貪贓。
醉因酒已成清甕，碌倒街還叻過床。
吏部老爺真爛飲，劈低烏帽又開箱。
（洋酒皆箱裝）

王猛捫虱見桓溫

一邊說話仲挍痕，乜敢嚟欺*大粒溫。
懵鬼眼中冇日月，老坑肚裏有乾坤。
名為猛就終歸猛，呢趟捫完咪再捫。
硬把孔明來比佢，符堅想學國三分。
（音「蝦」）

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

長鬚毞落肚臍窿，好似瘟雞亂咁舂。
騎隻古靈精怪嘢，擔支爛鬼熟煙筒。
聖人拜佢為師父，道士開山叫祖宗。
昨夜冚城嘈火燭，誰知就為呢條龍。

老子騎青牛過函谷（甲子本）

滿嘴鬍鬚(扌 毞)肚臍，唔知騎隻乜東西。

驢騾犢特真難估，赤白紅黃幾咁威。
拍閘頻頻聞狗吠，(走留)入靜靜趁雞啼。
啩啱有隻知星鬼，開定城門等佢嚟。

漢武帝重見李夫人
皇帝單思病要醫，茅山道士電機師。
傳齊太監嚟開嘜，請出明星去扮妃。
貓尾掤嚟真地利，龍肝疏晒乜天時。
只惱密偈傾唔得，心事成籮佢點知。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
江山一冧鬼(走留)清，連靚老婆踢龜繩。
益晒支公扒淨水，帶埋隻嘢叫孖舲。
阿文條命啱收擋，蘇貨原單就出城。
人地報仇佢享福，蠡哥都咪話唔精。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甲子本）
施姑想話去游河，使乜跟埋阿蠡哥。
往陣貨都唔食本，呢回戥就不離鉈。
魚鉤整定人先上，馬桶搬嚟佢要痾。
肥水咪慌流得錯，既然咁靚蛋家婆。

陶淵明採菊東籬
先生著件爛長支，擔把鋤頭挽個筸。

人正淡如先日菊，花還靚過舊年枝。
種都冇話撬牆腳，採更唔該鏟地皮。
彎到條腰弓字樣，自然放屁就成詩。

題陶淵明種菊圖（甲子本）
先生著件爛長支，擔把鋤頭挽隻(⺮里)。
趕去種埋(艹頗)嫩菊，得嚟補吓箇疎籬。
幾乎趁勢剷牆腳，鏟地皮攣起條(西肴)。
彎到條腰弓字樣，縱然放屁亦吟詩。

馮驩客孟嘗君
魚唔畀食唱應該，唱出埋車點落台。
刀柄敲親嘈過鬼，賬單燒到變成灰。
收租點當人情送，撻數終歸主顧賠。
捉住阿文嚟做兔，山窿監硬替佢開。

諸葛武侯前後出師表書後二首
斗官真算敗家精，敗剩堆渣白帝城。
盡在呢鋪瓜老虎，唔難一拍散烏蠅。
鞠躬仲去搏埋命，臨病還嚟出乜兵。
仲係個條蘇豉尾，死雞撐蓋夠靈擎。

六壬扭到咁多年，寫得文章兩大篇。
咪估不毛深入地，就能有蔑穩箍天。

周身八寶圖成陣，一國三分爛過錢。
羊係阿崩劏個隻，茅廬未吃佢知先。

諸葛武侯前後出師表書後二首（甲子本）
成晚唔曾玷到床，五更雞咳就曚光。
中軍漏夜磨條墨，丞相當天上炷香。
正在殺人傳令箭，點嚟臨陣作文章。
一篇講出良心話，使乜蛇春重咁長。

深深入到冇條毛，趁水摟魚濕吓篙。
講咩三分唔算數，託嚟六尺重稱孤。
既然狗馬人能做，必定江山你會箍。
抱住膝頭哥唱野，該先唔著出茅廬。

劉阮入天台
行條山路做姑爺，點仲溪窿仲好花。
碰到兩單都靚嘢，食完個碗係胡麻。
有緣酒既陪人飲，冇話鋪唔共佢孖。
番過見啱孫七代，打開族譜不妨查。

旗亭畫壁二首
亭嚟點有埲*牆啫，四柱批灰畫起蛇。
黑過烏煙堆狗屎，靚成鬼火朵豬花。
首詩揾個姑㜁唱，尾注靈擎*第一扒。

唔係黃河車咁猛，幾時輪到佢稱呏。
（註：原文作「琫」）
（註：原文作「橥」）

蘇幫算佢至紅牌，貓仔都嚟當乸拉。
筆叫攄支同秤較，墨交磨缽把名題。
貪新咪笑酸薑竹，照舊仍溫濕水柴。
唱到收聲齊喝采，隔籬重仲亂籠雞。

孟浩然夜歸鹿門

詩翁乜咁夜番歸，想必吟詩要搵題。
幾笪梅莊都到過，呢間茆屋早門埋。
白茫茫就成身雪，黑墨墨真滿腳泥。
門口狗啱唔認得，依牙吠起主人嚟。

漢武帝昆明池習水戰

昆明池上做操場，武帝當年幾咁狼。
兵部火牌傳聖旨，河廳星夜辨軍裝。
練成水手唔暈浪，駛正風頭就出洋。
點止敢孖人地打，重嚟想嚇海龍王。

浪花飛起半天高，拋落門錨又竹篙。
正在彎弓嚟射箭，忽然斬纜就開刀。
水圍打到龜都怕，砲屎擔埋狗冇撈。

若係敵兵唔肯退，不如火藥(口釘)成煲。

木蘭從軍
亞蘭生得咁風騷，心口誰知有執毛。
老豆當兵偏要替，姑娘擒賊至慌箍。
石獅睇見都流淚，紙馬騎親咪甩鬃。
嫩過藕瓜條手臂，點嚟揸把殺人刀。

班超投筆
掘頭掃把劈青光，呢位書錐想轉行。
世界既唔興寫字，軍營就要學揸搶。
帶埋筆去真痾(疒哥)，破做柴燒更慘傷。
橫咕亦都無咩用，不如丟落再商量。

劉琨舞劍
隔籬有隻大雞公，半夜三更打甩籠。
咳得呢聲真響亮，嘈啱箇位冇懞忪。
枕頭去摸(西肴)刀柄，床口嚟拉鼻涕蟲。
佢話起身唔著瞃，一齊舞出兩條龍。

張敞畫眉
剛啱箇日散朝遲，太太梳成隻髻時。
書案上頭拈管筆，鏡台前面畫堂眉。
史官鹹濕真嚟奏，皇帝淹沾咪去哩。

你話兩公婆嘅事，咁多點講過人知。

祖逖中流擊楫
半海聽聞啪嘞聲，未曾黑就打三更。
鬼揸咁樣嘈喧吔，火起番嚟閅哪(口星)。
箇座江山仍係亂，呢條水路再唔行。
馬都怕食回頭草，咪估人真無氣爭。

伍子胥吹簫乞食
形容衰過要偷貓，落難英雄熌起蕉。
橫面吹嚟成管笛，週身剩得呢枝蕭。
肚雖係餓聲仍壯，尸未曾鞭氣點消。
捱到幾餐唔食飯，鬍鬚又白好多條。

張騫浮槎至天河
呢條大杉水流柴，浮上天河載客嚟。
八月好遲才去到，雙星咁快又癡埋。
唔同鵲背仍填起，點解牛頭再襟低。
若問成都占卦佬，睇穿石就乜知齊。

張翰因秋風起思蓴鱸
箇味鱸魚食法新，切絲蓴菜要撈匀。
做官咪估真開胃，隱逸唔曾得甩身。
樹葉落嚟都幾寸，海鮮戥到就成斤。

掛帆有趁秋風送，紗帽丟低快走人。

終軍請纓

細佬哥真咁勢(亠兇)，敢孖皇帝領花紅。
遇啱箇隻鹹蝦(⺮撐)，認得呢條臘鴨蟲。
先帳布都唔肯要，呢回帶就咪嫌鬆。
歸根南越王當啵，綁住嚟拉佢入籠。

易水送荊軻

風吹海水嗚嗚聲，唱隻歌嚟送佢行。
磨到把刀光攞攞，捲埋張紙咁丁丁。
點知衰鬼唔中用，著箇龜公又趨生。
可惜老樊真正笨，白將頭殼做人情。

張松獻西蜀地圖

兩眼朝天八字鬚，身裁僅夠屐釘高。
送嚟呢份人情禮，獻出成張地理圖。
矮仔既然真扭計，亞哥點解重穿煲。
總之益晒皮鞋佬，藉勢興兵打老曹。

馮婦下車

番刨豬乸出番車，誓願唔慌甩下(巴頁)。
幾耐未擒生老虎，咁啱又遇熟行家。
就騎上背嚟揸頸，重攞排鬚正烙牙。

引到紳衿都好笑，見佢手臂兩條瓜。

馮煖為孟嘗君焚券
闊官點會咁疎財，花筆寃錢當賑災。
呢隻大難精出屎，成幫舊契化埋灰。
相爺飯椀慌唔穩，人地荷包怕乜嗺。
捉到亞文嚟做兔，山窿監硬替佢開。

信口開河錄

自由女
姑娘呷飽自由風，想話文明揀老公。
唔去學堂銷暑假，專嚟旅館扮春宮。
梳成隻髻鬆毛狗，剪到條辮倔尾龍。
靴仔洋遮高褲腳，長堤日夜兩頭舂。

捉水雞
亞相專門捉水雞，灣埋沙艇五仙西。
三蚊買菜嚟兆架，十馬猜枚就到題。
死老九成行卯運，姣婆一味搵丁(扌 迷)。
嫖完番去知撈野，魚口疳疔件樣齊。

放白鴿

劣佬居然攞二奶，媒人例市亦慳埋。
點知蛤乸隨街跳，整定龜公上當嚟。
爛賤唔慌收口貨，老光啱遇冇皮柴。
近來白鴿神興放，至怕貪平食死雞。

新人物
速成師範買文憑，著起番裝未會行。
牛利一條啱夠本，貓鬚兩撇咁零丁。
帶埋夾壁皮包袋，充硬鑲金眼鏡框。
名片銜頭擠列滿，稱呼仍然係先生。

叉麻雀
買齊幌子當孤番，跌落天嚟幾咁閒。
拚命做成清一色，絕張摩起大三番。
尾糊整定輸家食，手氣全憑旺位搬。
邊個龜公唔好彩，十鋪九趟被人攔。

叉麻雀其二
通宵鬧到咁墟含，廿萬輸完重無音。
惡佬吵媽唔歇口，闊官逢賭就開心。
錢銀有乜人情講，花酒無非路數斟。
至笨苦中尋快樂，黃蓮樹下去彈琴。

大花砲

咪估簪花又掛紅，草包癮重實(尸勾)(亠兇)。
金錢襯起身真靚，煙屁疴埋肚就空。
臭到滿天飛火屎，惡成平地響雷公。
點知聲大唔中用，只可燒嚟嚇亞聾。

大喇叭[1]
唔慌嗺氣就嚟吹，著起兵裝似隻魁。
聾鬼開埋成對耳，學生搊壞個胞腮。
果然聲大因長啃[2]，轉得彎多更鈍胎。
重比牛屁[3]加額響，旁邊打鼓要人陪。
（註 1：原文作啦(口扒)）
（註 2：原文作左「口」右上「此」下「月」）
（註 3：原文作「(尸卑)」）

遊西湖
汔車直坐到西湖，我獨行嚟探小姑。
門外闌干生鐵鏽，橋邊泥汳變漿糊。
叢林佛寺多人拜，淺水輪船有客租。
染得一身洋氣味，見親梅鶴定聞臊。

遊西湖其二
別莊添出幾多間，蓮藕塘乾掉艇難。
賣晒魚蝦真好市，養齊雞鴨就成欄。
趕蚊要帶埋妹仔，打雀誰知係老番。

唔估岳王墳咁闊，有堂西式柵嚟欄。

走馬燈
冇班人物咁靈擎[1]，走馬焉能上得燈。
轉吓番嚟真面熟，內中有隻係頭生。
紙糊老虎仍禁睇，火爇麒麟亦會行。
至怕弔高唔到地，呢回想落落唔成。
（註 1：原文作「檠」）

題寒江獨釣圖
滿海鋪勻雪重飛，漁翁褸住件蓑衣。
踎[1]低隻鶴依還瘦，釣起條魚乜咁肥。
連影計埋人兩箇，冇聲(扌 甩)落竹成枝。
月光上到蘆花岸，詩屁唔痾等幾時。
（註 1：原文作「(茂足)」字）

推牌九
做起莊嚟想拆天，呢鋪賭法惹人憐。
發親火就堆頭(口亟)，轉吓風嚟擺口煙。
密十連揸唔改色，長三配對仲輸錢。
至衰幾隻塘邊鶴，未到開牌震定先。

廣州即事四首

廣州唔到十三年，今再嚟返眼鬼冤，
馬路窿多車打滾，鵝潭水淺艇兜圈。
難民記念堂中住，闊佬迎賓館裏捐。
酒店老車俱樂部，隔壁醮打萬人緣。

泮溪居菜算齊全，塘虱田雞淡水(魚邊)。
燒隻肥鵝皮幾脆，炆條爛蟮骨都縣。
荔枝怕食荷包大，班本興聽薛覺先。
戲院打單仲小事，丘爺錯手送盲拳。

鹽都賣到咁多錢，點怪鹹龍飛上天。
官府也收來路貨，賊公專劫落鄉船。
剃刀颩耐門眉爛，賭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留香光塔伴紅棉。

水災聽話要開捐，預備從中搵個錢。
貓麵誰知監佢食，牛皮點肯任人煎。
埋枱照例燒輪炮，入格周時歎口煙。
想咪剩番條鼠尾，汽車胎早喊冷完。

廣州漫興
全城幾十萬撈家，唔夠官嚟夾手扒。
大碌藕真抬慣色，生蟲蔗亦啜埋渣。

甲仍未飽偏輪乙，賊點能知仲有爸。
似走馬燈溫咁轉，炮台難怪叫車啞。

八十四歲自壽
壽桃歎過廿多年，姜太公還讓我先。
苯伯近來身要憑，老婆好在腳唔纏。
詩吟幾句天之籟，日食三餐海上鮮。
真有睇頭班咁戲，執番埋頂狗毛氈。

贈友
六年不見先生面，今見先生仲冇鬚。
識透舊餚唔合炒，怕同新鑊湊埋撈。
風車世界啦啦轉，鐵桶江山慢慢箍。
眼鬼咁冤唔願睇，暫時詐醉學糊塗。